



左图：
（左）北京野生动物园发生游客打架事件。
（右）西宁野生动物园网红兔孙“狮思邈”。

传了文明游园；2022年10月，西宁野生动物园网红兔孙“狮思邈”鸡肉卡喉死亡；今年1月29日，在广西南宁，有网民发视频称，南宁动物园的大猩猩扔水瓶，砸中了自己，导致“头出血，手机屏幕也砸烂了”……在这些各自单独看起来难免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背后，牵涉的是动物园是否科学办园、游客是否文明游园等问题。

有业界甚至旅游专业学界人士在探讨——动物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传统动物园是否过时了？

办园模式各有千秋

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传统动物园只有一种——大多以所在城市命名，诸如北京动物园、上海动物园。

据《诗经·大雅》记录，中国早在周文王时期就在酆京兴建灵台、灵沼，放养鸟兽鱼虫，但这些总体上仍属于皇家苑囿的一部分。至于开放给公众参观的近代意义上的动物园，则要到20世纪才出现。

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京师万牲园对外开放，最初的展品是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自德国购回的部分动物，以及全国各地抚督送献

清廷的动物，总计数十种百余只。

1955年，万牲园更名为北京动物园。

在王朔的一系列小说中，曾写到过与动物园有关的情景。譬如星期日乘着公交车到动物园去游览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市民中比较体面的一种带娃生活方式。在小说《动物凶猛》中，王朔还写到青春期的“我”在老莫过生日——“我吃了许多炸猪排，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，席间妙语连珠、雅谑横生，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，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、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‘米杜拉’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……”这样的笔法，自然是为了表现马小军青春期的骚动、荷尔蒙过剩，与动物园中的小象“米杜拉”相映成趣。

在不止一代北京市民的记忆中，昵称“老莫”的莫斯科餐厅，和与之相邻的北京动物园，都是改革开放前比较高级的去处。如果有外地亲友到京，北京市民未必每家都舍得或者请得起在老莫用餐，可大多数市民能够带着亲朋上动物园转转，看看诸如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“米杜拉”，日本送的锦鲤、鬃羚，甚至还有1972年美国赠送的

麝牛……这都是倍儿有面儿的事！

随着中国外交局面的一步步打开，国事活动越来越频繁，获赠的国礼动物也不一定全都放在北京动物园。花蚀之所以对青岛动物园的象龟馆印象深刻，很大程度上在于该馆内有一只亚达伯拉象龟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国礼。

“为了让它们生活得好一点，园方精心设计了相当自然的内外舍。尤其是内舍，采光良好，还安装有紫外线灯，地上铺着厚厚的沙子，这在国内动物园里非常少见。”花蚀说。

花蚀向记者分析，一般在改革开放前传承下来的城市动物园，目前大多仍属于事业单位；而野生动物园是前些年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种动物园，一般设在郊区，地方比较大，大多算是企业商业化运作。

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关于中国动物园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披露，2015年至疫情前的2019年，中国动物园行业企业数量从557家增至1122家；资产规模从3000.74亿元增至3607.62亿元，整体利润总额超220亿元。这块诱人的蛋糕吸引了不少新入局者。天眼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上半年，中国有超200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“野生动物园、野生动物馆、野生动物世界、野生动物欢乐世界”的野生动物园企业，其中近八成成为有限责任公司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动物园都赚钱。譬如位于湖北的恩施州凤凰山森林公园动物园，2022年因守护该园30余年的罗应玖老人的微博“@罗爷爷的动物园”而被媒体关注。人们这才发现，这座至今仍饲养着数十只野生动物的动物园，只有时年81岁的罗老先生一个人在打理。